

抗戰女兵手記

謝冰瑩著

抗戰女兵手記

目次

一、戰地之夜·····	一
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七
三、往那裏逃·····	一
四、戰地情書·····	一五
五、血的故事·····	二四
六、地獄中的天空·····	三一
七、不做俘虜的戰士·····	三七
八、前方的漢奸·····	四二
九、偉大的戰士·····	四四

抗戰女兵手記 戰事史料叢刊 謝冰瑩著

一 戰地之夜

一覺醒來，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只聽得「空隆！空隆！」的炮聲和「拍！拍！拍！」的機關槍聲，像舊曆元旦的編爆聲那麼響得連續不斷，從開着大約有一尺寬的門縫裏，我望見一個衛兵在那兒慢慢地走來走去，有時他也站着仰望一下天空，聽一聽炮聲打來的方向。

從門縫裏射來的光線，是那麼微弱得可憐，簡直不能說是光，只是在黑暗中閃現出一條灰色的雲，因此當我最初發見那個負着重要使命，在門口巡邏的衛兵時，我還以為在夢中看到了一幕影子戲。

很想偷偷地爬起來，走到外面去瞻仰一下炮火連天的戰場，然而太疲倦了，四肢像

被繩子綁住了似的不能動彈。我輕輕地嘆了一聲：「佩蘭！」回答我的卻是她呼呼的鼾聲，本來也怪不得，年輕人的瞌睡是比較來得大的，何況昨夜又挨到兩點多鐘才睡，我還是把眼睛閉下來靜靜地養一養神吧。

炮聲越來越近了，我聽得很清楚：那是敵人打來的炮，那是我們發出的炮，房子被打得四面動搖，瓦屋上像下風雹沙雪似的那裏響了幾下，我奇怪大炮的破片已經打進屋子裏來了，軍長爲什麼還那麼睡得安穩？素來勇敢而鎮靜的我，這時也未免有點恐懼起來，我想假若再接連着來幾次和剛才同樣的大炮，房子和我們二十幾個人的生命不都要完了嗎？躺在床上被大炮轟死，埋也無須埋，倒很省事的，但這種犧牲未免太不值得，尤其軍長和參議，他們這些在前線指揮作戰的長官們，更不能在這嚴重的時候犧牲。

心的跳動也隨着炮聲一分鐘一分鐘地緊張起來，我極力鎮靜，把所有的炮聲，輕機關槍，重機關槍聲當做是我們向敵人射擊的。每響一次，我就估計着大約打死了多少敵人。突然，電話鈴叮噠叮噠地響了，並沒有看到軍長爬起來，却聽到他的聲音了，原來

電話機就在他的床頭。

『喂，那裏？呵，副師長，打得最厲害的是我們的大炮嗎？好極了！好極了！敵人死了兩百多，要小心呵，不要太高興了，提防他們反攻……我們死傷很多嗎？沒有關係，自己不犧牲，怎麼能得着勝利！……』

『軍長，前方的戰事很好吧？方才是那一師打來的電話？』等他把電話筒掛上了，我輕輕地問他。

『很好，今晚我們打死他兩百多了，那些孔孔孔的大炮都是我們這邊打的，你嚇得一夜沒有睡覺嗎？』

聽到最後一句，我忍不住笑了。

『誰說我嚇得一夜沒有睡覺，我是剛才被你的電話吵醒的。』我故意這樣說。

『那麼，對不起，你好好地……』

他的話沒有說完，電話又來了。

『喂，陳旅長嗎？怎麼？犧牲了這麼多？那麼你就當團長好了！不要緊的，犧牲完了就完了，有什麼關係，我們即使剩下一個兵一支槍也要死守陣地，不許後退的。呵，陶家村奪回來了，好的，多派一排人去守住牠……排長死了嗎？調一個勇敢會作戰的班長去代理排長好了……』

他放下電話筒，輕輕地嘆了一聲。

『我軍死傷了很多吧？』

『是的，今晚打得特別的厲害，你聽電話從沒有間斷過五分鐘的。』

『一夜來都是這麼緊張嗎？』

『可不是？你們都睡覺了，我接了幾十個電話，你們一點也不知道。』末了他又加上一句：『口都說乾了。』

對於這位勞苦了一夜，指揮數萬將士作戰的抗日將軍——鐵軍的領袖，我真不知要說什麼話安慰他才好。

『在火線上過夜，你還是初次吧？你聽大炮和機關槍響得好密，這都是你的文章材料。』

『是的，這就是火線上的音樂，我生平還是第一次聽到呢。』

『你的感想怎樣？』

『在砲聲裏，我感覺世上最偉大的是戰爭，最悲壯的也是戰爭！每一顆大炮，每一排子彈，不知要死傷多少活鮮鮮的生命，然而爲了要消滅我們中華民族的敵人——日本強盜，無論犧牲我們多少勇敢的戰士，我們不覺得可惜，相反地，我覺得這是最壯烈最偉大的犧牲！』

電話鈴又響了，黃參議和佩蘭大概都是被我們的談話吵醒的，黃參議說：

『真好睡，真好睡，可惜被電話吵醒了。』

『幸而你醒來了，否則……』

『否則，給大炮轟死了，永遠不會醒來了！哈哈。』

他代我回答着。軍長放下電筒就呼呼地打起鼾來，我很奇怪他怎麼這樣容易睡覺。

「我就是這一點好，閉上眼睛就睡着了，有事，就會立刻醒來，要是像你們一樣睡得像一團泥，那可糟了！」

聽了他的話，連佩蘭都格格地大笑起來，她正是一團名符其實的泥。給大炮轟都轟不醒的。

誰把門關上了，房子裏更黑暗得連一線灰光也看不到，祇有桌子底下那一點像螢火似的紅光，在點綴着黑夜的光明。

正想好好地睡一會，突然聽到有輕微的脚步移動，我驚訝得幾乎要叫出來了。

『起來吧，我們趁早去接×總司令去。』

原來是軍長在喊黃參議，這才放下了心。

他們燃上臘燭穿好衣服出去了，我也披上衣走出門外一看，只見在西邊的天上閃爍着幾顆透亮通紅的火星，這就是正在爆炸的彈花。

『你看，炮彈的破片，打進這裏來了。』

衛士拾了兩塊炮片給我，我高興得跳起來。

『怪不得昨晚屋上的瓦都打得像落葉似的亂飛。』

一九三七，九，二九於××宅陣地。

二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九月三十號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參議帶領了我們一行四個人來到了××師的師部
×軍的×軍長正坐在電話機面前，見到我們就微笑着說：『你們到底來了！』

經過軍長的介紹後，我和佩蘭坐到用兩張方桌拼成的長桌上方去，儼然像當主席似的那麼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起初談了些關於前方戰事的消息，後來大家談話的方向轉到我自己身上了。

『你們真勇敢，居然也跑到最前線來了！』

X師長說着，他們都笑了，我正想說話，却被軍長先搶去了機會。

『她是到火線上來尋找文章材料的。』

『好極了，好極了，這裏有一段好材料。讓我告訴你，希望你宣傳一下。』

X師長一手抓住了那個擺在桌上還沒有被我發現的炮彈給我看，並且首先告訴我這是炮彈的「信管」，還沒有爆炸的。

『這是從日本軍隊裏，我們的東北人打過來的炮彈，』他開始敘述「信管」的故事，『他們因為不願轟炸自己本國的弟兄，所以把炮彈帽的螺絲沒有扭緊，因此打過來的二百多枚炮彈，沒有一個是炸的。』

『呵，有這樣的事，是真的嗎？』

我聽了一面高興，一面還帶着幾分懷疑。

『當然是真的，這個「信管」就在我們師部的門口拾的，如果炸了，我們不都完了嗎？』

正在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時，×師長又接下去說：

「唉！東北四省的同胞真可憐，他們因為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來當炮灰打中國，其實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熱心愛國的，因為不忍屠殺自己的同胞，所以費盡苦心想出打炮彈而使牠不炸的方法來敷衍日本人。誰知道秘密立刻被發覺了，這兩天槍斃了大批的東北人。此後每三四個東北人，就有一個日本兵監視他打炮彈，所以今天打過來的都爆炸了。」

還有一次是在夜間放步哨的時候，兩方面的哨兵開始談話了：「喂，弟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的槍朝天放，你們為什麼真的向我們打來。」東北人這樣說。「我們怎麼知道敵人裏面還有自己的弟兄，你們為什麼不反過來，掉轉槍頭向日本鬼放？」我們的哨兵剛說到這裏，東北人忙說：「快不要說了，弟兄！班長來了，班長來了！」那種慌張恐懼的聲調，真正可憐到極點了，等到班長一走，他們又繼續着談，東北人說：「我們何嘗不願意掉轉槍頭打日本人呢？只是被他們監視，被他們強迫沒有辦法，我們

「如果不开槍，他們就在後頭打我們。」「唉！弟兄，你們未免太不行了！」我們的士兵回答他，「幾個人難到還打不過他一個嗎？你們有很多人早就應該打死他們反正過來，要知道日本鬼最怕死，老是躲在後面驅使你們來打先鋒。你們橫直是死，與其被我們當做敵人打死，不如因愛國而被日本人槍斃的來得光榮，偉大！」剛說到這裏東北兵又匆忙說：「呵！快不要說了，巡查又來了！」由這些事實證明，可知東北人大多數都是愛國的，只有少數漢奸甘願被他們利用，他們現在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世界上最凶暴最殘忍的強盜，人類中的劊子手，所以都願意投誠，而我們對於日本的俘虜都這樣優待，對於東北人自然更要歡迎他全體反過來和我們共同抗日！」

×師長一口氣說到這裏，大家都覺得特別興奮起來，誰說東北人不愛國？他們在敵人的監視，敵人的高壓之下，居然敢違抗命令不轟炸我們，居然敢反正，他們是愛國的，勇敢的！我們不但要同情他，敬愛他，欽佩他，而且更希望他們全體反過來和我們英勇抗日的弟兄站在一條戰線上和敵人拚命，打回老家去，收回中國所有的失地！

我又拿起「信管」來，細細地看了一番，這是一顆能夠打三千六百米達的炮彈，上面刻有「東」「昭」「加修」等字，很重，我想至少有一磅多。

『感謝我們的東北同胞，否則這一百多顆炮彈，不知要炸毀我們多少房屋，炸死我們多少戰士！』我說着，高興得幾乎要大叫起來。

在斜風細雨，炮聲隆隆中，我們辭別了主人披上偽裝，向××地××師進發。

一九三七，十，一，上午三時於××陣地。

三 往那裏逃？

天還沒有亮，女房主人慌慌張張地扯着我的衣裳問：

『先生，大砲響得厲害了，我們往那裏逃？』

『不要緊的，這是我們開大砲打日本人，等一會他們就打敗了，有什麼可逃的？』我用生硬的上海話安慰她。

「呵，那是僥的大炮，交關好，交關好，有先生在這帶，阿拉弗怕哉。」

雖然她假裝鎮靜，但臉上的驚惶表情隨着砲聲的次數，一分鐘比一分鐘地緊張起來。

「先生，我們真苦，現在米也買不到，鹽也買不到，如果逃到外邊去，我們都會餓死的！」

「是的，在這裏我們給你飯吃，替你打日本鬼，不要害怕，安靜地住着吧。」

也許她沒有聽懂我的話，只點了點頭又退出房裏了。

我把她的睡房仔細地打量了一番。除了兩張床，一張破桌子，兩隻馬桶而外，連一條小凳都尋不出，但亂七八糟的東西却堆積得不能舉步，破碗破罐爛衣裳到處都是。我想她的最大家當，也不過是兩床破絮，補了無數疔疔的棉衣，然而這究竟是我的家，她的歸宿地。誰願意做喪家之犬呢？誰願意跑到外面去吃飢寒交迫顛沛流離的苦呢？

「先生，不得了，不得了，炮聲就在我們的屋子後面響，這所房子不會炸毀吧？」

女主人帶着她最小的女孩又跑來嚙噬了。後面追着進來的是她的丈夫王進德。到底是男人，他似乎懂事一點。

「先生，你們在這裏，我們很放心的，先生，我們要請你們保護。」

×長微笑着點了點頭：

「你們好福氣，我們住在這裏，日本人不敢來的，不要害怕，我們把日本人打倒，你們就可安居樂業了。」

男的完全聽懂了，從心坎裏發出了放心的微笑。

×

×

×

跑去竹林裏散步，四周靜寂寂地只聽得斷續的蟬鳴，激戰了一夜的炮聲暫時停止了。我想這時忠勇的弟兄們此時也許正在扛抬受傷的戰士，或者裝子彈，或者吃飯休息，我，恨不得立刻跑去看看他們，安慰他們。

「炮片飛到這裏來了！」

一位衛兵拾了許多大炮的破片在那裏看，我趕快跑來拿了一塊，女房東嚇得不住地戰慄：

「先生，大炮打來屋裏哉，真個危險，真個危險！」

我把昨天一位受傷的營附告訴我前天在姚家宅一個婦人被大炮聲音嚇死，一歲半的孩子在床上哭個不住的慘事告訴她，要她不要這麼着急，否則也會嚇死的。

『你知道嗎？日本鬼的飛機大炮到處轟炸，無論你走到什麼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光只逃難，決不是辦法，你應該好好地和我們軍隊合作，大家一同去打日本。最重要的，這一帶的漢奸很多，你們可以幫助我們捉漢奸……』

話太多了，我又說得快，她自然莫明其妙，於是找了上海戰地服務團的周同志來用本地話翻譯給她聽。

唉！可憐的中國老百姓，他們只知道逃難，只知道着急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家，他們似乎並不了解沒有國根本就沒有家，沒有民族，根本就沒有個人的生命。現在整個的

中國，到處都是日本強盜們的炸彈大砲轟炸的目標了，可憐的老百姓呵，你逃到那裏去呢？

一九三七，九，三十於×××陣地。

四 戰地情書

又是晴天，真討厭極了！

以前我最愛太陽，討厭下雨，自從來到戰區，這種心情完全反過來了。因為晴天是敵機到處轟炸的日子，白天不能燒火煮飯，走路也不自由，如果一發現敵機，你得立刻停住腳倒臥在稻田或者棉花叢裏，否則，即使只有你一個人，他也会丟下一顆炸彈給你嘗嘗滋味。

很早就有十二架轟炸機從這兒經過，飛得很低，幾乎可以用步槍擊落。我恨自己沒有學航空，否則這回總可以出一口大氣，把敵機炸個落花流水。

這幾天神情特別興奮，可是身體一天比一天瘦了。『你們覺得我自從出發以來，身體胖了一點嗎？』我故意問她們。

『胖了一點，精神也好多了。』

岑澈先搶着說，我暗暗地笑了。精神好了許是實在的，而身體發胖，恐怕是哄小孩子吧。好在我沒有鏡子，也不高興照她，即使她瘦得只有兩根骨頭了，我也滿不在乎，只要呼吸一天不停止，我總有精神做一天抗敵工作的！

剛寫到這裏，胃又痛了，沒有吃瀉藥，已經三天不大便了，真可惡得很。

十點半鐘的時候，軍醫處的練處長着人來接我去前方，從這裏到軍部有二十多里，雖然有點擔心跑不了這許多路，但爲了要實現上火綫的志願，也就忘記了胃痛，很高興地與佩蘭一同出發了。

走出了小小的村莊，就是一片廣漠的田野，白雪似的棉花點綴着秋天的景象。間或有幾個老婦和孩子在那裏採棉，她們的臉上也都表現着驚惶的神色。見到了我們，總要

交頭接耳地細說幾聲，自然，對於「女兵」她還是初次發見，應該有幾分稀奇感覺的。

向××南站的西邊渡橋，遇着許多抬鐵絲的士兵，他們走路也像衝鋒似的那麼迅速，我總願意躲在一邊讓他先走過去了再向前行。

沿着碧綠的河流，灣灣曲曲地走着，令人感到漸漸地走進了風景區。真的，這條河實在太美了，河身並不寬，但水很深。因為水草特別多的原故，活潑的小魚，到處都可看到牠們的情影。兩岸的樹林：老是這麼交叉着成蔭覆在河上，鮮紅的陽光，從樹隙間射過照到水裏的魚身上，呈着點點的金光，別有一番美麗。有時突然來了一隻小船，牠也像魚兒似的把槳一搖，船身就輕輕地流過去了。要不是船上裝着傷兵，誰不說這裏就是世外桃源呢？

一連遇着好幾個受傷的同志，他們因為沒有担架兵來，就一面流着鮮血，一面匍匐地灣着腰前行。我停住脚呆呆地望着他，很想幫忙他一下，然而我沒有担架，即有，也抬不起，呆望的結果，只好空嘆幾口冷氣，抱怨我媽為什麼生女不生男？

一路上都有戰士滴下的血跡，我到如今才深刻地了解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那句話底意味。因血跡而聯想到他們那種勇敢殺敵的精神，和受傷後呻吟於血泊裏的痛苦。我沒有情來欣賞四野的風光了，低下頭來慢慢地踏着血跡前進。

『喂，你是什麼人？』

突然發現有步兵在盤問了。

『我們是戰地服務團的，到軍部去。』

『什麼戰地……？』

他走上前來看我的徽章。

『喂，不要嚕哩嚕嚕，她們都是軍部的。』

感謝那位傳令兵同志的一句話，就釋放了我們。

『喝，真了不得，女人也敢到火線上來。』

很清晰地聽到那位步兵噲在那裏自言自語。

經過了一條很長的街，也不知叫什麼名字。鋪子裏擠滿了我們的弟兄，他們有的在閒談，有的在抽香烟，有的嘴裏咬着大餅，看他們滿身都是泥漿，可以知道他們是剛做完工事下來休息的。

『喝，有女兵！』

『她們也敢到前線來。』

『走得真快，像衝鋒一般。』

他們向我們笑着，說着，每個、都帶着驚異和愉快的表情。吳軍長曾說過：「你們到軍隊中來服務，一定會增加士兵不少勇氣的。」我也相信他們會因我們上火線而增加殺敵的勇氣。

『女人都上火線，我們還怕什麼？』

這樣的話，我已經聽到過兩次了。

拚命地跟着傳令兵跑，僅僅只走了一點零二十分鐘居然到達了目的地。

『軍部還在前面，你們休息一下，我們就去。』

練處長一面說，一面倒開水給我們喝，我正在渴得要命，一口就吞乾了。

由這裏到軍部大約有三里路，因為一路談着我軍作戰的情形，不知不覺地就到了軍部。

軍長和韓歐兩師長見了我們都非常驚異，歐師長正在忙着打電話，大家靜靜地聽着。

『我軍前進了！』

這是個多麼令人興奮的消息，我們都笑了！

『有兩個連長都帶了花，但他們不願下來，仍然在那裏流着血指揮作戰。』

又是另一個消息。

『應該下來的，如果給敵人再打中，豈不糟糕！』

我自動地發表意見，軍長點了點頭說：

『是呀，應該下來的，我們的官兵，就因為太勇敢了，老是帶着傷抗戰，所以這次犧牲的特別多。』

『不過這種犧牲是壯烈的，光榮的，有價值的！他將與中華民族永遠同在，與天地日月同長。』

口裏雖然這樣說着，但總有一種說不出的傷悼壓在心頭，敵人的酷忍凶暴，犧牲了我們不少的勇敢將士。恐怕誰都有一種矛盾的感情吧，一面覺得這偉大的犧牲是光榮，一面又覺得太傷心，太慘酷！

電話停止了，突然「空隆」一聲，炸彈落在我們的屋後，十幾架重轟炸機圍着我們的屋子低飛。

『來炸我們了！』

我說着，他們都笑了。

『沒有關係的。』

大家仍然在安靜地談着，一會兒飯菜端上了，六個人開始吃飯。自從出發以來，我感到這頓飯是最爽口的了。菜是由後方羣衆送來的慰勞罐頭，有小蘿蔔，油悶筍，腐乳，皮蛋等。最使我高興的，自然還是那一盤嫩綠的青豆，和那碗青菜湯。

「鐵鳥快下蛋了，我們趕快吃吧。」我故意催促他們，很想早點出發視察。

「下蛋？我們就吃了牠！」

「哈哈，這個蛋就不好吃。」

韓師長接着軍長的話說，大家又笑了一陣。

飯吃完後，因為大砲打得太厲害了，敵機似乎知道這裏是重要區域似的，老是在我們的屋上盤旋。誰都不敢往外跑，生怕給敵機見到做了他們轟炸的目標。

圍着屋前屋後又一連丟了十多顆炸彈，空氣愈來愈緊張了，我首先提議：

「各位長官趕快把遺書寫好吧，我們的生命也許在五分鐘之內就要完結了！」
他們真的實行了。軍長第一個寫給他的夫人龍文娛女士。

「借你的信紙信封，給我的特來一封吧。」

「好的，這還是文娛送我的。」

「那麼，我也來一封。」

歐師長一面說。一面撕下一張紙來坐在靠窗戶的板子寫着。

三個人都寫完了，歐師長提議要想情書公開。

「這是戰地情書，公開沒有關係。」

我第一個贊成，軍長臉紅紅地也居然答應了。

公開後的結果，三個人的信都大同小異，總括起來不外乎說：『飛機大炮在轟炸，

我們立刻要上火線了，犧牲的時候大概即刻要到來。希望你不要為我的死而悲哀，敵人一天不消滅，你就要踏着我的血跡前進……』

「韓師長，你為什麼不寫？」

我發現他只顧一封一封讀我們的信，就這樣問他。

『在長沙，我已把遺書寫給她了。』

他輕輕地笑了笑。

他們在忙着寫信封，左角上還寫下「航快」兩字，我也依樣畫葫蘆，添上了「航快」兩字，還有一封是給美珍的。

『對不起，我要措「郵」了。』我把信交給軍長，又是一聲大砲打來，房子都震動了。

一九三七十，五於××宅。

五 血的故事

在矮小的平房裏，地上鋪滿了稻草，蒼蠅圍着有血跡的地方吮吸着，亂飛着，在房子的東角躺着一個頭部受傷，和左腿貫通的戰士，他傷的太重了，誰都担心他的生命不能挨過今晚，然而他自己却很平靜，嘴裏雖然在不斷地呻吟，但當我們替他洗傷口換藥時他並不大聲叫痛，只把眉頭縐一縐說了一聲：『快點吧，我要睡去了。』

大約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一連來了十二個傷兵，真湊巧，他們都住在同一間房子裏，因為有幾個傷輕的喜歡說話，（有一個是我，老鄉長沙人）於是我伴着他們坐在草堆裏開始聽着血的故事了，

『你是在什麼地方受傷的？』我問一位個子矮小，看來有三十多歲的弟兄

『東林寺。』

他回答着，目光炯炯地向我注視。

『這地名我今天才第一次聽到，你是幾時受傷的？』

『今早四時，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傷的弟兄不多吧？』

『唉！我們傷的並不多，只是敵人的損失太大了！』

他帶着幽默的調子說着，我正想問他為什麼要『唉』一聲時，躺在他右邊的弟兄却

大罵起來了：

「媽的，你還憐惜敵人死的太多嗎？你還是漢奸！」

聽聲音，他是一個十足的北方老。

「同志，開口就罵人做什麼？你聽我說完再罵不遲。」

矮個子是四川人，說話還是那麼一副滑稽的表情，於是有兩位笑了。我也暗暗地欽佩他有資格做蕭伯納的同志。

「對了，等這位同志報告他做戰的經過吧。」我臨時冒充了主席，制止了他們的吵嘴。

「開始和日本鬼打的時候，我們的排長胡玉政用手槍就打死了十多個敵人，後來不知怎的槍機忽然打不響了，他急得要命，連忙舉起鐵鍬來向敵人衝去，這一下，可真了不得，居然打死了他們的中尉排長。」

「好，痛快，痛快！」

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他連忙接着說：

『且慢一點，痛快的還在後頭呢，我們有一個弟兄，他趕快從那位死排長的身上把白晃晃的刀抽了出來，亂砍一陣，又砍死了好幾個敵人，他們見我們來勢太猛，於是敗退過去，不到一刻，突 大砲響起來了，喝，他們打的真兇，如果是胆小的，嚇都要嚇壞了；一連打了百多砲沒有停過，但我們仍然冒着敵人的砲火衝鋒，這次不幸我們的排長受傷了！』

『唉！』。

我輕輕地嘆息，他却並不理會我，只顧滔滔地敘述着：

『我們的班長見形勢太緊張了，於是打電話回團部請示，又調了一連人來，有個傳令兵潘什麼名字的，我一時忘記了，他一個人架了輕機關槍向敵人掃射，他們又死了三十多人，我們的弟兄看到敵人死亡的這麼多，胆子更加大了，於是放肆用手榴彈向敵人陣地的壕溝裏衝去，他們簡直無法抵抗，這一下又完結了他們百多條狗命，所以我說他們的損失太大了，哈哈！』

他笑着，我們也跟着笑，大家都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連那兩三位重傷的同志，也停止呻吟，來聽這個勇敢動人的故事了。

『還沒有說完呢，』他要那位坐在他左邊的同志替他點燃了香烟，因為他的左手被炸傷了，失掉了作用，一縷淺灰的烟從他的兩隻鼻孔裏出來以後，他又繼續着像說書一般的打開話匣子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最愛迷信的，他們因為怕死，什麼人的身上都帶着一道符咒，以為菩薩會保佑他打勝仗不會死的，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廟宇也特別尊重，從來不敢燒毀，這回在東林寺他們打了一次大敗戰，日本鬼恨死了我們的菩薩沒有保佑他，一場火就把東林寺燒個精光。』

又是一陣笑聲，把醫務所的人都驚動了，唐醫官走來望了一下，因為得不着要領，陪着我們笑了一下就走開了。

『還有一次也很有趣味，』這回輪到我的同鄉王金生了，他是×團×營×連的上士

，左腿受了傷，血還在流，但他好像一點都不感覺痛的樣子，很興奮地說着：

『前幾天我們攻金家宅的時候，敵人盡用大砲來打，我們一槍也不還，他以為我們都死光了，就衝了進來，誰知我們都埋伏在戰壕裏，等他稍為向我們陣地前進的時候，我們就一齊爬出來用機關槍掃射，一下打死了他們八十多個人，從此再也不敢來打金家宅了，還有一次，他們衝到我們的外壕來了，我們拚命開槍，他嚇得屁滾尿流，連忙鑽到戰壕裏面去，我們趕快用手榴彈打去，三排人全體被我們打死了，得了許多新式步槍。』

『媽的，日本人真不行，聽到我們的槍聲就嚇得發抖，×××團的工兵營，有次被大砲埋在土裏了，他們爬了出來，臉上都是烏黑的，死了一個，傷了一個，其餘的拿起槍來就向前衝，日本人見了這些黑臉將軍，嚇都嚇死了，還敢說打？』

又是另一個弟兄說的故事，引得大家都笑了，我笑得特別厲害，要不是在他們的面前，也許會笑得在地上打滾。

「日本人都是不中用的東西，我們一開槍，他丟了槍就往後跑，我們的機關槍有次被敵人的重砲打進土裏了，敵人非常高興，以為毀掉我們的武器了，誰知我們的弟兄趕快把牠挖了出來又打過去。」

故事越聽越多了，在黯淡的洋燭光下，我在小日記本上記載着我軍英雄作戰的精神。

「車子來了，趕快走吧；」

担架兵進來抬那個受了重傷的同志，其餘的都掙扎着站了起來，拿了自己的包袱向馬路走去，我送到門口，用親切的聲調歡送他們：

「同志把，趕快把傷口休養好了，好再上火線殺敵！」

「好的，過幾天再來找你們。」

他們走遠了，然而每個人說話的聲音和態度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一九三七，十，七夜。

六 地獄中的天堂

提起蘇州，誰不憶起『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句子，誰不哼兩聲：『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誰知這樣美麗，這樣靜穆，這樣雅緻而富足的蘇州，如今却變成了像地獄般的淒慘，荒涼，恐怖了！

蘇州，你這飽受敵機蹂躪的天堂，兩個多月來，你已經受夠了轟炸，受夠了機關槍的掃射，你已成爲百孔千瘡，奄奄一息的死城了。我並不爲你悲哀，我只有憤怒，整個的中國，多少錦繡山河，多少像天堂般的城市都變成了一堆堆的瓦礫，都變成了一片片的焦土，都變成了血肉橫飛的戰場，鬼哭魂號的地獄。蘇州，怒吼吧，天堂快要淪爲地獄了，『夜半鐘聲到客船』，早已成爲『夜半警報到敵機』了，數千年來的安靜生活，如今弄到雞犬不寧，蘇州，你是靜靜地讓敵人毀滅，還是掙扎着奮勇地衝上前去和敵人做一次最後的鬥爭？

爲着和一位新加入我們團體的團員嚴超去談話，同時買些寫標語傳單的紙張及稿紙信封之類，我帶着少雲搭着軍長的小汽車來到蘇州了。車是不二點到的目的地，下午五時軍長和黃參議必需回前方，我們的事體也必須在五時以前辦完。因此吃完飯後便匆匆地跑去找嚴超然後回到街上買東西。

剛在一家書店裏買好鋼筆，警報叫了，店裏的伙計連忙跑出來關大門，他那種慌慌忙忙的表情，真令我看了好笑。

『等我出去再關吧。』

『不能走，外面戒嚴了。』

他生怕我衝出去似的，站在門口擋住我。

自然，來到城市是沒有在戰區那麼自由的，警察一定要實行交通管制，不像在前線一樣，整天有敵機圍着你飛，不但沒有人放警報，而且有時敵機在你的頭上用機關槍掃射了，你才『呵』的一聲蹲到樹下去，或者躺在稻田裏。在戰區，我們對於敵機，簡直

像看一羣鳥鵲在天空翱翔那麼平常，因此一來，到蘇州，便看到他們對於敵機那種害怕得可憐的樣子，真好像看一幕滑稽電影似的可笑。

和我們一同關在書店裏的，還有三個傷兵，有一個在作戰時被大炮轟擊了兩隻耳朵，他是聽不到警報的，也像我一樣，硬要跑出去，後來經過他的伙伴用手勢告訴他敵機來了，他才坐下來大聲喊着：『我要買梁山伯和祝英台。』爲了他的聲音過於洪大，引得大家都笑了。

『他以爲人家的耳朵都像他一樣給大炮轟擊了，所以他在醫院裏說話，也像打雷似的。』

他的伙伴說着，大家更加笑起來，誰知却引起了聾子傷兵的反感。

『聽到了沒有，我要買祝英台，梁山伯，究竟有不有這本書？』

伙計用手勢告訴他沒有這本書，我又故意走進他的面前，大聲說着：

『你要好好養病，不要看書。』

他搖了搖頭，用手指着耳朵，表示我說的話他並沒有聽到，正想用筆寫給他看時，解除警報的哨子響了，於是又跑去第二家買東西。

走進中西藥房，還沒有開始買賣，敵機又來了，叮嚀一聲，鐵門關上了，我心裏着急得直跳起來。要買的藥，偏偏這裏沒有，如果再冤枉坐上一點鐘，一下午不就完了嗎？

『蘇州整天都有敵機來轟炸嗎？』

我問一位和我站着比較近的店員。

『可不是整天都有敵機來轟炸！有時晚上也來，火車站已經炸過十多次了，每次起碼丟幾十個炸彈。』

『這樣轟炸，對於你們的營業太妨礙了！』

『是的，你看最熱鬧的觀前街，有許多鋪子都倒閉了，這兩個多月以來不但生意清淡，有時一整天都不要想開店門。』

他說時不住地搖頭嘆息，我爲了要打，破這種恐怖而沉悶的空氣，於是對他們說了些前線的情況，他們聽到我們是剛從前線回來的，忘記了正在轟炸的敵機，大家聚精會神地來聽我的報告，一直到解除警報，他們才微笑着送我出來。

再沒有比今天還倒霉的了，敵機好像故意與我爲難，剛走不到二十步牠又來了！這回我再也不能關在鋪子裏老等了。我悄悄地從一家鞋店裏溜了出來，一個人站在屋檐底下觀看街上的動靜以及鐵鳥下蛋的方向。

蘇州的羣衆真訓練得好，一聞警報，街上沒有一個行人，拉洋車的，也都躲進店裏去了，所有的鋪子都是閉緊着大門，街上就只有稀疏地幾個維持秩序的崗警，和三四個站在屋檐下的穿草黃色制服的軍人。

有一家賣水果的小鋪還沒有關門，我跑去問問蘋果的價格，他要一毛錢一個，我連忙走開了，隔壁是一家刻圖章買印油的，我正需要買一盒印油，於是大聲叫「老板，老板」，誰知叫了半天連影子都找不到半個，但店門是開着的，由此可以想見他對於敵機

是如何地害怕，連門都來不及關，桌上的錢也來不及收就跑掉了。

『你知道這家的老板那裏去了？』

我問一位做針線買賣的小伙計，他正蹲在弄堂裏駭得發抖。

『躲了，躲了，你等下再來買呀！』

看錶已經是三點半了，還不趕快買好東西，一定來不及趕上車子。我把少雲喊出來，不管警察允許不允許，直往前面衝去，但有什麼用呢？你有勇氣走路，人家不開店門，結果還是空着急。

走過大約有半里路遠的街面，一種滿目荒涼的景象映入我的眼簾，腦子裏立刻浮上了一個念頭，呵，天堂的蘇州，如今竟成了荒涼冷寞蕭條可怕的地獄了，誰想到平時『車如流水馬如龍』的觀前街，也像戰區一樣連白天都看不到一個老百姓的影子呢？

走進一家半掩着大門的皮貨店，出乎意外地遇到了一位賢良的女主人戎徐穎女士，她特別關心前方的戰事，和我足足談了有半個多鐘頭的話。我買了一隻小皮箱，她堅決

地不要代價。

「你在前線太辛苦了，我應該送給你的。」

後來經我再三把錢送到她的手裏，她才接受了三元（本來是五元半的箱子）。

又走到中華書局的門口，好容易叫開了鐵門替團員們買了幾本紀念冊，這位伙計也因為我們是從前線回來的，特別優待，每本少要一毛錢。

「團長，我高興極了，你看他們每個人對於我們前線回來的都這麼優待。」

少雲像孩子似的愉快地笑着，我叫了兩部洋車，警報剛剛解除，前面三個人抬起了
一個方才在火車站附近被炸傷的老百姓，鮮紅的血一滴一滴地往下流；旁觀的人，都緘
着眉頭，伸長頸子向担架床裏張望，誰知道自己的生命什麼時候遭遇到和他一樣的轟炸
呢？

一九三七，十一月四日在蘇州。

七 不做俘虜的戰士

剛替一個炸傷了左大腿的士兵換完藥，又有一個子彈穿過了左手的弟兄在等着。他的名字叫劉叔全，四川人，現在××師××團×營×連充當上士他在做防衛工事的時候，曾被敵人俘虜過去二十多分鐘。談起那一段短短的生活，他忘記了手上的創傷，津津有味地敘述着：

『他媽的日本鬼真厲害，他以爲中國人都像漢奸一樣愛錢的，所以把我俘虜過去，首先就從毯子裏抓出一大把鈔票給我，並且要我回來運動全連的弟兄都投降過去。那些紙票上面都有日本兩個字，還印了一個什麼人頭。我全不做聲，只點了點頭把錢接在手裏。他又給我盛一碗稀飯，但是沒有菜，他說：「你餓了吧，趕快吃完這碗粥。」我起初害怕他放了毒藥不敢吃，後來一想，既然他給了許多錢給我，希望我回來運動弟兄們投降過去，自然沒有害死我一個人的必要，於是我真的吃了。』

「你怎樣懂他的話呢？」

旁邊一位醫官問他。

「是呀，起初他們咕咕說些什麼我並不懂，後來有位很高很大的人和我說話，才曉得他也是中國人，不過他和日本人說話，我又聽不懂了。」

我已經裹好了他的傷處，就在他旁邊的凳子上坐下來，和他談天。

「衣服的顏色和我們穿的差不多，但是材料很好，都是呢子的，比這位醫官穿的還要漂亮。」

他指着坐在他右邊的古醫官說着，引得大家都笑了。

「他們也像我們一樣，都把符號藏起來了。」他很有條理地繼續着說，「也許你們還不相信，他們那邊的士兵都穿了皮鞋，走起路來悶悶，好像很威風。」

「你看到的恐怕是官長，士兵穿了皮鞋怎麼好打仗呢。」

「很多人都穿皮鞋，難道都是官長嗎？」他反駁着周同志的話，「本來他們就不會打仗，我們的步兵至少一個要打死他十個。日本鬼最怕我們的手榴彈，一丟過去，常常一排一連的丟了槍就走。但是他們有的是大炮，機關槍來掩護。說到機關槍真嚇人，他

們平均一排人有兩架，而且子彈很多。步槍都是三八式的，子彈一寸多長一顆，是黑藤色。他們一聽到我們的槍聲就開大炮，每次起碼要放二十多門。」

「怪不得我們整天聽到放鞭爆，很熱鬧的。」

「但是有些響得最厲害的，是我們這邊的大炮。」

「呵，劉同志，我還忘記了問你，你究竟是怎麼被俘虜過去的？」
我像新聞記者似的，把要問的話，一項項寫在紙上。

「我在做工事的時候，發現前面有一個穿便衣的老百姓，我沒有疑心他是漢奸，他突然伸出手槍來向我射擊，就這樣被俘虜過去了。」

「你那時很着急吧？」

「有什麼着急，我打他不死也要打死自己，絕對不做敵人的俘虜。」

聽到這裏，誰都興奮起來，對於他的勇敢表示無限的欽佩與尊敬。

「後來你怎麼逃出來的呢？」

「我首先就準備好了的，把符號和臂章都塞到鞋子底下，他們把我全身搜查，並沒有發現什麼，就笑嘻嘻地對我說：『你們那邊的弟兄太苦了，沒有餉發，也沒有好衣服給你們穿，吃的又壞，你們爲什麼不到我們這邊來呢？你看我們每個弟兄都有三四十塊大洋一月，生活多麼舒服！』我裝做聽了很高興似的，不住的點頭，於是他就放了我，要我回來把弟兄們都帶了過去。我回到自己連上來，首先就將那把鈔票交給我們的連長，背起槍來和弟兄們直衝上前去。」

「呵，那麼你這只手是衝鋒時受傷的吧？」

「是的，這次衝鋒死傷的很多，我們的×營長也陣亡了。」

靜靜地聽着，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嚴肅悲壯的表情。這時連這位被敵人俘虜過又逃回來殺敵的勇士，也停止說話了，大家一下頭來，向一切在前線上陣線的將士默默地致哀。

一九三七，九，二五，下午五時於野戰病院。

八 前方的漢奸

說出來真有點令人難以相信，在前方的漢奸，真比後方的多十倍，要厲害百倍。

他們的種類很多，有大漢奸，小漢奸之別。大漢奸是整個組織，整個有計劃地來破壞我軍進行的。小漢奸，不過在前線或者後方搞一搗亂，殺幾個徒手士兵，拿去請賞，（每殺一個我方的士兵或政治工作人員就可得伍元獎賞。）或者調查到了什麼地方駐有部隊，什麼地方是野戰病院，去報告敵軍來丟炸彈，他們的暗記號共有四種：（一）貼膏藥在身上。（二）藏火柴（不用盒裝，零星的火柴）。（三）藏紅布或紅紙在口袋裏。（四）放手槍。

這裏離戰區雖只有三十多里，但漢奸特別活動，如果不帶槍，簡直不能行走，他們最初參加工作的時候，每人一天伍元，不管他報告的消息重要不重要，總有現錢拿，等到三天四天過去了，如果工作沒有什麼特殊的成績表現，於是一手槍就結果了他。

在上海，羅店，嘉定這一帶的漢奸，多半是江北人。他們的工作是向敵人告密，例如我軍駐紮在什麼地方，某地做有防禦工事，新開來的部隊有多少等等、最厲害的，他們把毒藥夾在麵包，紙煙大餅裏面，送到前方去慰勞，如果吃了馬上就中毒；其次就是假裝很貧苦可憐的老百姓，替你挑担，做事，夾在隊伍裏刺探軍情。

聽說九月二十一日敵機轟炸我陣地，是漢奸用一面鏡子照反光惹出來的。如果是白天敵機來了，他就燒火，煙從屋頂上冒出，這就是他們的標記，表明這裏駐紮有部隊或傷兵。晚上就用手電照出目標，給敵人轟炸。

今天我們房子的附近丟下了五個炸彈，敵機共來過十多次，一定又有漢奸去報告了，不然我們住在這小小的茅屋裏他怎麼知道呢。

目前我們在前方的工作，是一面抗日，一面剿除漢奸。常常一捉就是七八個，真是多如過江之鯽。自然，這些甘心賣國狼心狗肺的王八們，到了我們手裏，再也不要希望生還，一槍就結果了他的狗命。

在後方的羣衆們：希望你們加緊消滅漢奸的工作，每一個羣衆都要認清漢奸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不首先消滅他，我們的民族革命就不能得着勝利。

九 偉大的戰士

當我洗完臉跑進醫院的時候，唐醫官又告訴我一個可驚的消息：

「又有一個連長，一個排長陣亡了。」

「什麼時候死的，屍體還在這裏嗎？」

我悽然地問，心頭上籠罩着一種說不出的沉痛和悲哀。

「就在這裏，我帶你去看看吧。」

他領我走進那間住官長的病室，這兒我已來過十多次了，有兩次都看到了烈士的遺體，我曾難過了好幾天，想不到今天又有同樣的事發生，我傷心極了，拖着遲緩的步子跨進了正屋。

究竟詠芬比我還勇敢，她把被絮掀開來。一個血跡斑斑的屍體映進我的眼簾，鼻子一酸，淚珠幾乎要流下了。

「幾時死的？」詠芬也問着。

「今早五時死的，昨晚十二時抬來醫院，還打兩針，因為肝臟被大炮打穿了，不能救。」

唐警官詳細地說着。我細細察看他受傷的部位是脅下貫通，摸摸他的手似乎還有點溫意。但脈搏已經停止。

「他是那一連的，什麼地方人？」

「×××團迫擊炮連的連長，他叫劉健，湖南湘潭人。」

一個士兵站着立正的姿勢回答我，接着又加上了一段：

「他最勇敢。最會打仗，凡是屬於他那一連的弟兄，都沒有一個怕死的。北伐時帶過很多次花，本來是偵探連連長，現在改為迫擊炮連，他還是少校連長。」

對着劉連長的遺體靜默了三分鐘致哀，然後轉過身來看另一位排長。

「呀，怎麼他的眼睛還沒有閉！」

誰在大聲叫着，我也吃了一驚。

原來死者的左眼睜開，像活着的時候一般，右眼也沒有緊閉，開着一條約一分寬的縫。一排潔白的牙齒緊緊地，咬住下脣，表示着恨日本強盜到了極點的樣子。兩膝彎曲着，臉色像生時一般，絲毫不帶死色。

「他並沒有死呢，你們看！」我說着，詠芬連忙去摸他臉部和手。

「死了，是冰冷的。」

唉，完了！還有什麼希望呢？兩個勇敢的戰士，都爲民族解放的鬥爭而光榮地犧牲了。

「有誰知道他是那一連嗎？」我悽咽地問。

「他叫向得標，×××團的代理連長，這回打死了至少有三四十個日本鬼，三天三

夜伏在戰壕裏沒有吃飯，拚命地打，拚命地衝鋒。他本來是排長，因為五連的連長帶花，所以他來代理。唉，他真是個好人，又勇敢又和氣，弟兄們都愛他。」

一個士兵含着眼淚，敘述他的簡單歷史，聽衆都低下頭來嘆息。

「日本鬼還沒有完全消滅，所以他死了都不閉眼睛。」

「你看他多麼恨日本鬼，牙齒咬得緊緊的。」

「還有，他的一雙腳，好像在戰壕裏坐着休息時的姿勢一般。」

弟兄們我一句你一句地在互相談着，我忽然憶起了一句頂重要的話問他們。

「他們兩個死的時候有什麼遺囑嗎？」

「那位連長痛得要死，哼都哼不出，還有什麼遺囑？」一位高個子穿着棉背心，左手帶花的士兵回答我，「只有排長在死前大聲喊着：『醫官，快點把我醫好，我要到前線去呵。』」

唉，臨死都不忘殺敵，偉大的戰士呵！

仍然把毯子蓋好，每個人懷着滿腔哀悼，默默地走出了病房。竹籬外面傳來混雜的腳步聲，又有好幾個受傷的戰士抬來了。

32
11-1

著者	謝冰瑩
出版兼行	上海明明書局
實價	每冊一角五分